

[illegible]

資本金壹千萬元	總行天津	營業要目	營業銀行	營業銀行	營業銀行
公積金貳百四十萬元	分行上海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青島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大連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哈爾濱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長春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西安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成都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昆明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貴陽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重慶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萬縣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宜昌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沙市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漢口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九江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南昌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杭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寧波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溫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紹興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嘉興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湖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金華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衢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嚴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處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台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温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分行麗水	蘇州	蘇		

報知己、時帳中尙有同
水生者、**劉蘭風度**
亦頗章、與女士居恆
究術、孜孜不倦、
氏前曲故形疏遠、故
未知其交深乎闇也、
氏得說諸閨人者之
入某處供職、**風際**
顧盼、**儼**如
自居、**顧獨**不若舊
於前、**力**爲女士推
於是才脫離教鞭生
而得躋於名流中、
芳聲翹起、**虛**中男職
不致其欽佩、而月華

陷不哀也、然女士自入處
中、對於淡水生、亦猶比
當時之於女士、一日三秋
倦懷無已、遂請以爲之
援掖、氏不忍違其意、因
謀得一席以昇生、至是
三、又重盛、**樂**樂豐豐
而女士與生、情景雙飛
惟近如人言、氏與兩入
舉動、似不覺知其隱、頗
致不滿、感果、變化發生

風聞

老九章綢莊
臨時分號廣告
啓者此次津滬發生敵址適
在租界以致交通不便暫
停營業茲爲便利主顧起見
現立分號於本月六
日起開始營業
向希各界

前清內廷秘方
王松齡秘製復甦丹

倡門
小說
與中人
集
何。鳴。著

第十四回
非尋常毒計窮窮盡
老學究治游宴桃李
(一七五)

看來庸人福大、險子生得開的也月好、天下事倒不可盡以貌相呢、只是梅紋受了這番教訓、隨後更加警惕、就自甘於作一個平常不出色的窩蠟、不敢再作那些非非之想了、但她這一守起本分來、天天很老實地蹲在班子裏等着生意、等有客人來挑、憑這樣一副冬瓜式的尊容、恐怕等到了年三十晚、也未必有什希望、誰知事實上却不然、市場上有吆喝什麼的、就有買什麼的、老大爺無形中總得賞一口飯給什人吃、故此梅紋也不愁永遠接不着客、橫豎好的配

社會
長篇
湖海平生
求幸
主撰

第一章 一個時代裏的小學生 (一三〇)

勞生一看通信、渾身出了大汗、胸口上在一陣陣不住的絞痛、他真是天降一個萬惡的逆子、與最不可赦的罪人、鋪上了這麼一個大錯、雖萬死亦不足以償其辜、縱使將來能償還父命、有一絲絲的進、不負嚴父遺訓、然而世界上再從何處尋他的亡母去謝罪去、看來是此生此世、永遠對不住他亡母的了、愧悔痛恨、交乘心頭、就跪地頓足哭了個死去活來、直恨不得要跳到大江裏去、相從亡母於地下、驚動了旁的人、齊來勸說、都勸他要節哀盡禮、照老父的嚴訓勉勵圖報、為此他又過武昌去問那蕭姑丈泣訴一番、尋求設法成全他的學業、那蕭姑丈想了想、武昌城內、以兩湖書院為最高級、如今改了兩湖師範、分為仁義禮智信五齋、仁義一齋、上年已經招考過、現任已經開課、不久這禮字齋也須添設、免不了又要招考、你的國文程度、考這種大學還希望、不如就等着考吧、不過要預備、考這種大學還希望、多多用工、早早預備、夏間我要搬到新建的校舍去、那裏地方清幽、宜於讀書、我又藏書很多、足可以供你的研究、你不如就搬過來住一些時、求些學問上的進益、

武俠
小說
山東綠林豪俠傳
老
著

第七回 金毛獅與走馬松林無心逢俠客 (一三〇)

史彪忽覺身旁微動、一動用手一摸、刀、踪跡不見、氣得面色更變、諸案主亦備備不安、史金山兄弟二人、找遍前案下、渺無音、兩目耿耿、釘視在座看刀、酒客、溫掌教亦懷疑不定、丁喜更四顧索資、都覺着形跡可疑、諸位案主自知居嫌疑地位、紛紛倡議個人解衣脫褂、自行檢查、表示無有盜行、一倡百和、亂嚷了一陣、還虧史彪明白點、趕緊攔阻、在座諸位高朋、全是為慷慨義氣而來、又係知交朋友、斷無可疑、千萬不可誤會、況區區實刀、如有朋友們愛惜、俺們連鞘帶刀、雙手奉贈、這明是受了敵人的暗算、大約不外胡玉亭的千鈞一髮、前案戲要於我、諸位英雄、莫要奇怪、可不是俺史彪看不起咱們什座的賓朋、就是這種取實刀於羣英大會之下、武技很可驚人、今日在座的諸位、斷無此神技、到是趕快秘密派人調查胡玉亭船行內、請的是那山那路的英雄、倘有高人、我們還得多加小心、此言一出、大衆道、總是老英雄識多見廣、會過高人、經過大陣仗、真合晚輩們佩服之至、溫掌教道、三哥無容懷疑、大會以後、小弟好歹尋一口實刀、用供三哥臨陣之需、史彪道、小事一端、何足掛齒、酒案已冷、請大家落坐吃酒、

社會 長篇 新舊友潮 (三) 陳慎言

第二回 淡月庭中自憐孤影 夕陽樓下初試口脂
益君伸腿下去，又復縮住，不行，不行，我不敢下去，王政放下手，湊近一步，道：「你兩手搭在我肩，我扶你下來，益君果然把身一躍，兩手勾住王政的脖子，王政雙手向他細腰一攪，抱了下來，兩人臉對臉，胸貼胸，王政只覺益君胸前軟軟兩個小阜，觸在身上，立時身上發生一種異感，雖把益君抱下來，那兩手好似給磁力吸住一般，圍在益君腰間，竟放不下了。益君也紅着兩頰，小口微張，軟綿綿貼在王政身上，微微喘着，嬌弱得似一點氣力沒有，王政渾身給電力激盪，不克自制，湊在益君秀頰，竟舉銀簪上探險情，親了一個長吻，益君把王政一推，道：「咱們快走，王政似馴羊一般，扶持益君，一步一步走着，又繞一彎，立時眼前豁然開朗，已出洞口了，益君放了王政的手，扶着頭微微笑道：「我今天也許是初開地喝太多了，現在心頭還是跳動呢。」王政向他微微看了一眼，益君急把臉一轉，躲過他的眼光，臉上不由漸漸紅了起來，王政道：「我們再過過洞，坐一會吧。」益君道：「不去了，我要回去，王政道：「時間還早呢，何妨再坐一會，今晚月夜一定很好，我們在洞裏吃點東西好不好？」益君道：「不，我要回去，說着，站起來往外便走，王政經過洞裏一番表示，此時膽子益發大了，湊在益君身旁，一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二人並肩走了出來。

清代武俠 軼聞 (十七)

紅鬃子中之女盜黑友
胡不歸，向細語於空谷中，豈待紅鬃子來歡迎耶，雲間答之曰：歸矣歸矣，乃趨至山根地，乘驢向西，南行，回途至遠，無何至華表山，無何抵帽兒山，迨抵清陽關，關前，已萬家關上燈時矣，是夜二人抵足談，雲間述諸事，路救被劫難婦事，昔就則黑鬃子家五娘子之歷史也，初，有吳人朱景淵其人者，太湖東林莊之山民也，幼習拳棒，壯遇少林僧授以達摩老祖易筋經內功，并傳以少林燕青門之絕技，景淵藝大進，身輕如燕，拳似飛針，挾技游居鄉里亦然，行為無賴，為里中冠，惡少又從標榜之，土豪惡霸之徽號，冠諸景淵之頭銜，適蘇省臬憲陸春江訪學惡少，遂被捕入獄，里中屢受朱凌辱之指紳，交章訟其惡，陸臬台判以軍犯罪，發配於吉林之寧古塔，鐵鎖嚙嚙，深宵就寢，蓋防惡黨劫之於半途也，渡江而北，入山東大嶺，過濟南淄川縣之洪山，被山東大盜鎖天紅鬃子所劫，朱遂入紅鬃子之幕。

天風小說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三〇號)

社會 長篇 洛河血腥錄 (七) 邊金著

七姑一把拉住道：「不行，不行，你既來了，那有便去的道理，今天可不許你去，連青道：「實在因晚上有事，不然，我來了，也不願回去，七姑道：「你不用講說，我知道的，你們軍營，到夜裏都沒有事的，那位白排長早告訴我了，我今天不許你去，連青見七姑一力要留，心裏才那姓白的，說他貪便宜，吃了苦藥，我明知他如此，豈好自討苦吃，如此一想，再也留不住，戴上帽子，向七姑一笑道：「我改天再來，七姑見他要走，料想一定為了剛才那個姓白的來了，他不高興，遂堵住門口，不許他出去，連青道：「我今天實有事，你放我，我明天一定來，七姑道：「不行，不行，你不高興生氣了，我不能許你去，連青道：「我為什麼生氣呢，我今天早一點，願為的是早一刻回去，並且今晚營裏實在有事，決須回去，連青正在說着，老太太已由外面了進來，見連青要走，也帶着留住，不許他出去，連青被他母女二人困在屋裏，一時走不動，坐在炕上笑道：「你二人一定要留着我，我還沒吃飯呢，你打算拿什麼東西請我，老太太道：「只要你肯在這裏，我們有東西請你吃，說着，向七姑道：「你去弄來吧，連青忙阻住道：「不用，我不過說說，並不餓，你不用強，七姑道：「還是你去，我一走開，他不一定又跑了，老太太聽說，果然到後面去。